

“无间道”不该从娃娃抓起

别把中小學生培养成猥琐的告密者 新京报 3月19日 社论

新京报一评

近日,昆明市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市内所有学校的班主任在班上发展2至3名“治安小信息员”,收集校园暴力、侵财犯罪、手机网络淫秽传播、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学校周边不良青少年活动情况等信息,以供公安机关与教育部门全面掌握校园动态。

(3月17日《法制日报》)

要求中小學生充当线人,既不合理,更不合法。首先,中小學生没有义务为公安部门充当线人。警察充当线人,卧底玩无间道,那是职责所在,作为未成年人的中小學生,没有义务或职责,去为警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偶然遭遇校园暴力、侵财犯罪等行为时,中小學生应当及时报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应当制度化地长期“报告警察”。报警是义务,但向警察打小报告,则在义务之外。其次,公安部门或教育部门没有权力要求未成年人为其充当线人,不止没有权力,如果这么做,甚至是违法的,至少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五条及第三十八条。根据法律,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权招用未成年人从事有危险性的工作。而“治安小信息员”要干的工作,显然具备高度的危险性。实际上,要求“治安小信息员”所做的事项,譬如收集校园周边交通秩序、不良社会青年活动等信息,本属于交通部门、

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要求中小學生充当线人,是将本属于公职人员分内的工作,强加于未成年人。

进言之,要求中小學生为公安部门充当线人,更容易造成精神的“污染”。很难相信,一个长期收集同伴不良行为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而不下丝毫阴影。也很难相信,在拥有“治安小信息员”的班级里,不会充满猜忌、不信任和怨尤。纯洁与欢乐极可能自此而逝,相互监视乃至敌视的状态则降临校园。而纯洁与欢乐,本是孩子的天赋人权。要求中小學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这是将一张白纸变成一张草纸,可能会将一位人格健全的孩子变成一个猥琐告密者。

要求中小學生充当“治安小信息员”的做法应该废止。因为要求中小學生以“治安小信息员”身份参与反校园暴力的做法,其本身就形同一种校园“暴力”,只不过施加者不是社会不良青少年等群体,而是公职人员。我们当然要重视并尽力根治校园暴力,但不能依靠未成

年人的告密,而应来自教育部门及公安部门归责于己的敬业与努力。

现代快报再评

我很认同本文的观点,不论这“有关部门”是公安部门还是教育主管部门(很可能是两部门联合向学校发文),它们都没有合法的权力要孩子们干这种“信息员”;而不论为谁做“线人”,都不是孩子们该干的事,既不安全,也有损心理健康。

但是,对于有关部门这么做,我倒是一点不奇怪。从旧传统讲,几十年前我上小学,到我儿子上小学,老师都一直要孩子们互相监督,打同学的“小报告”。这是阶级斗争年代,通用的怀疑别人、防范别人的思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转变思路,把“幼吾幼”和“与人为善”当真经念,是很难的。

让老头老太当“维稳”的“志愿者”无所谓,可是对未定型的青少年还是要着眼保护吧。我想,家长单从安全角度考虑也是不愿自家孩子当“小信息员”的。

“政府全裸”不值得兴奋

“发现中国第一个‘全裸’的政府,比广州的财政预算公开还彻底,公款接待都公开了!”日前,一篇披露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财政公开的帖子在论坛热传。打开四川省巴中市白庙乡政府网站,发现公款接待、公车消费,甚至开会购买的信纸1本1.5元等都在公开之列。

(3月15日《华商报》)

这还不能算“政府全裸”
新闻晨报 3月16日 作者 刘洪波

新闻晨报一评

本来,民众知道自己供养政府需要花费多少钱,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白庙乡政府仅仅公开了日常开支,人们就有异常兴奋的反应,这不是因为人们不希望知道更多,而是因为以前人们知道的实在太少。沉静下来细想,从宪法地位上来说早已当家作主的人们,对一个乡政府公开日常开支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兴奋反应,实在有令人欲为之泪下的一面。

人们希望白庙乡的做法可以推广到全国,这个愿望应当得到满足,而且毫不过分。事实上,为体现民众知情权,白庙乡的做法不只是一要推广开来,而且还要扩大到公开更多的事项。政府的财政收支、资金投入、政策决策、公共事务讨论等等,都应当告之于民,而且应当做到无遗漏、无隐瞒、可验证地公开。

公开不是民主,但公开比不公开离民主近。监督不是民主,但有监督比不受监督离民主近。基于实现民主是一种被认可的方向,我们呼吁、赞赏和支持政府及官员公开其基本情况和作为。

现代快报再评

事实证明,公众和时评家还是太善良。我曾想,一个靠财政转移支付的贫困乡的乡政府,也没有多少不便公开的开支,再加上乡长同志对记者说,这是省委党校办的财务公开的试点,所以我也相信了它是真的。后续报道披露,则只是精心策划的网上作秀,本乡民众少有知道此事,根本就没有张贴出去嘛!

这么多人这么兴奋地看待此事,的确有点滑稽,算是人心所向吧。请记住,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委员会主任高强同志在今次“两会”上的说法:记者问他怎么看广州市部分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开,他答称“其实没什么,这是一件极普通的事,早就该做到了。”他说得多好!是呀,那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做得好,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府凭什么做不到?

消费者有权摘去不作为消协的“代表证”

消协的“狠话”只是一个维权笑话 中国青年报 3月16日 单士兵

中国青年报一评

每到“3·15”,总有人痛斥那些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今年也不例外。这一回,发狠话的是中消协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武高汉,他信誓旦旦地说,要让那些“黑心经营者”承担无法承受但又必须承受的代价,实现“从舅舅家赔到姥姥家”。

(3月14日 新华社)

消协如果在“3·15”的时间节点连句话也不再出来说,肯定会让人感觉这个组织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指望消协来帮助维权,现在绝对会被人笑话为“人傻,时间多”。一项针对消费者的调查显示,愿意找消协维权的人不足三分之一,半数以上的消费者选择直接找销售方解决问题。

有关2009年度消费投诉的热点有这样的表述——“通讯产品投诉量虽仍居榜首”、“食品安全投诉依然是焦点”、“随着卡类消费的增多,相关投诉首次跃居十大热点之列”。真是“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现在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已经不再是“从舅舅家到姥姥家”那么简单了,这背后已经形成了一条密实的网。而真正织成这张网的力量,显然也不是直接经营者那么简单,其背后还关联着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相关的制度与文化。

市场上存在的种种偏离公平与正义的现象,皆因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身强大的话语权,占领了某种可以实现制度性掠夺的高地。许多年年成为消费者投诉热点的问题,背后的本质其实是垄断,比如,通讯、住房、交通等行业中出现的霸王条款,已经成为勒在消费者脖子上的绳索。而连作为国家利器的《反垄断法》都无法斩断种种垄断现象,如同“松散土豆”一样的消费者,岂不只能发出无奈长叹?

在市场道德、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普遍失灵的语境下,那句“从舅舅家赔到姥姥家”的狠话,只会被看作一种维权笑话。消费维权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公民权利保障的一个重要表征。而所有的权利与尊严问题,最终也只能寄托于民主、法治、文明的力量不断发育生长,来从根本上荡涤掉滞留与寄生在既得利益集团身上的陈腐污垢,而不是总是靠那些狠话来刺激公众早已麻木的心。

现代快报再评

听消协的官员讲狠话,我们已经“从舅舅家赔到姥姥家”了,麻木了!也就是表示他们存在的应景而已。

有些学者和评论者,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消费者主权”。这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的,消费者不是早就被封为“上帝”了吗,“主权”自不在话下。问题是消费者怎样才能行使“主权”,不然“主权”就稀里糊涂被人代表了。单个的维权,怎比得过财大势雄的企业?如果消费者“行使主权”不能得到司法支持,在政府监管失效的情况下,维权谈何容易?

所以,我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即负有监督消费广告真实可靠性的工商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责先把骗人的广告监管掉,如果失职就问责。还有就是允许媒体监督,不要官商勾结对打假搞黑封口。对了,当下先把那些拿了昧心钱就删帖的网络公司侵犯消费者表达权的犯罪行为管住。

重庆警界竞聘上岗前需先补反腐漏洞

重庆警界竞聘换汤还得换药 京华时报 3月17日 作者 李泓冰

京华时报一评

3月16日《重庆晨报》报道: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个分局,交巡警支队以及所辖区县各分局派出所,从副科到副局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就地免职,重新竞聘上岗”。(重庆晨报3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网上关于重庆警界所有干部就地免职的提法不妥。

(3月16日 中广网)

重庆方面称,此次竞聘除工作能力,更注重政治素质。对于参与打黑的警察,还会适当加分,打黑警察也基本都参与竞聘。然而,重庆涉黑警界要员,从罗力到文强,哪个当初不是侦破能力强,政治过硬?倘这样的优秀警察参与竞聘,胜出不是顺理成章的吗?然而,文强、罗力与重庆不少警察仍然沦为“比黑社会还黑”的败类。沦落的警察还并非少数,以至于重庆需要招警7700人来充实警察队伍。如此大面积的警察甚至是优秀警察“染黑”,实在触目惊心。这足以证明,不仅仅是个人的政治素质出了问题,而是制度出了极大漏洞。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敢任意横行;而制度不好,却可能使好人逐渐向善。文强们的堕落,从制度层面检讨,至少有两条,

其一是权力过于集中,文强说一不二,权力欲极度膨胀,缺乏制度限制;其二是缺乏监督机制,其本人和亲友为非作歹,嚣张多年,竟是横行无忌,舆论监督更是缺席。

所以,如果制度上这两个漏洞仍然存在,就很难杜绝文强们死灰复燃。大量违纪违法案件和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证明存在不少制度漏洞和体制缺陷,也有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有鉴于此,胡锦涛总书记曾在中纪委的重要会议上,着重阐述过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基本要求。重庆打黑表明,公安系统的反腐制度建设同样迫在眉睫。就重庆而言,依靠强势领导,为病人膏肓的公安系统打通经脉,当是不得已的治标之举。嗣后对制度做大手术,扎牢防腐防变的制度篱笆,戒绝权力过度集中,高举监督之剑,才是治本之策。

现代快报再评

作者担心竞聘后换汤不换药也很合理,文强原本也是打黑英雄嘛。

但说到制度也是老生常谈。文强在公安局并未当过正职,按当下中国惯例,何谈“说一不二,权力欲极度膨胀,缺乏制度限制”?或者说,他是怎样以副职反常地做到说一不二的?又说“缺乏监督机制”,那也只能说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党委、纪委、政法委、监察机关、检察院等等,组织为他设立的监督机制好多重,养活了、养活大批公务员呢!而在这样严密的监督机制之下他还能为非作歹,这不就是一场“漏洞”和“缺陷”能解释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很清楚:就是那些被黑恶势力及其保护者所鱼肉的民众,缺乏自我保护和反抗侵害的权力与手段,这是一个如何“赋权于民”的问题。

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

资深报纸编辑,专栏作家。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主持多个评论专栏。